

左
傳
經
世
鈔

左傳經世鈔卷之十九

寧都魏 禧冰叔評點

夏邑彭家屏樂君參訂

許悼公卒

夏許悼公癘五月戊辰飲大子止之藥卒

杜止獨進大

子奔晉書曰弑其君

凌釋降曰按二傳皆謂止以不嘗

止齊歐陽永叔又皆謂實弑與三傳同而鄭夾濬陳

古今有以藥物弑君者霍顯王奔梁冀是也又有無弑

逆之意而以奇藥誤其君者山人柳泌是也故朱子謂

律中醫藥不以本方致殺人者與故殺同悼公之友必

此之類止所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杜

以書弑以此左傳經世鈔卷之十九許悼公

非物有毒當由醫
凡人所知

魏禧曰許止獨進藥以殺其父傳註文義甚明而公
羊亦云進藥獨穀梁有嘗藥二字耳歐陽脩乃執嘗
藥之義以疑春秋而胡氏辨之又不明進藥與嘗藥
之不同此所以大啟後世之惑也夫醫不三世不服
其藥意止不謀衆不信醫又或違衆自用至投反劑
故傳曰飲太子止之藥卒夫庸醫殺人律有明罪況
強不知爲知執私意怙偏見以誤殺其父乎楚王告
棄疾殺子南而棄疾曰吾與殺吾父遂自縊然則

被止以弑君之名亦止心所甘受也若夫嘗藥之義
不過恐奸人致毒與嘗食之義等耳人之體性病症
父子不同藥有可以生其父而殺其子者豈得以嘗
而定此藥之宜病與否哉許悼公以藥中置毒歟則
不嘗之罪重以藥不效歟則不嘗之過輕聖人豈以
輕過加大罪哉歐公使深究乎左氏之說則其辨可
無作矣

熊頤曰瘡非必歿之疾許止所進恐當如今人截瘡
之藥其性很厲老人一服而輒歿耳

彭家屏曰許世子弑君之事諸說不同左氏謂許悼公瘡飲犬子止之藥而卒犬子奔晉穀梁氏謂止見悼公卒以位與其弟虺哭泣歆粥噉不容粒未踰年亦歿一言奔一言歿兩傳之不同如此然按悼公在位二十四年世子止之弟斯立是為元公則止之讓弟非虛語矣止既無得位之心安得有弑君之事既無弑君之事則君雖以飲藥而歿而歿于藥與歿于疾尚莫辨也何至奔晉以避討乎且止為儲君當即位矣又誰為討止者乎則知穀梁子之說固為優也

至嘗藥與進藥之說兩傳又相逕庭然觀世子痛父之切咎已之深哭泣讓位而已亦尋歿不可謂不賢矣豈有藥不由醫違衆自用而獨進反劑之理則知不嘗藥之說又爲優也夫不嘗藥而被以弑君之名者何也咎其不慎也謂悼公之歿由世子不慎所致也故商臣蔡般之弑君故殺也許止之弑君過失殺也過失殺父母律有明條是雖欲不正其弑君之罪不可得矣魏氏何獨專信左氏之言而沒他傳之義乎

齊師入紀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杜莒不事齊故

莒子奔紀鄆

杜莒邑

使孫書

杜陳無字之子占也

伐之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為嫠婦

嫠力之反杜寡婦也

及老託於紀鄆紡焉以度

待洛反

而去起呂反之

林紡麻縷為縷以所紡縷度紀鄆之城藏其縷以待外攻者欲為夫報仇去藏也

及師至則投

諸外

杜投繩城外隨之而出

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縋而登

杜緣

繩登

登者六十人縋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共公

懼啟西門而出七月丙子齊師入紀

杜傳言怨不在太

鍾惺曰苦心奇想千古女俠後世如龐娥親輩非不

手刃仇者然所敵一人耳何如以一老婦與國爲仇
而其事卒濟乎

魏禧曰此婦足配伍子胥然老託紀鄣而莒子即奔
紀鄣是亦天也人之報仇固自有數亦所謂人定勝
天與

魏世倣曰齊師攻紀鄣莒子必城守而婦人縋城不
覺何哉意守城用編戶而此婦豫布親黨之人於一
處故縋焉而不覺耳此因見莒婦之智亦以徵莒備
巡警之疎矣如禮至掖殺國子及此等事城守者不

可不鑑

彭家屏曰莒寡婦以纊度城樊若水以絲度江用智
特奇用心特深俱千古異事

駟氏立子瑕

鄭駟偃卒子游

杜即

娶於晉大夫生絲弱

杜幼

其父兄

立子瑕

杜子游叔父駟乞

子產憎其為人也且以為不順

杜舍

叔

弗許亦弗止

杜許之為達理止之為違眾故中立安有是非中立之理且子產為國政乎

駟氏聳

杜懼也

他日絲以告其舅冬晉人使以幣如鄭問

駟乞之立故駟氏懼駟乞欲逃子產弗遣

此請龜以下

亦弗予大夫謀對子產不待

歷觀子產行事亦多果於自遂處

而對客

曰鄭國不天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夭昏

林天或曰札小疫曰瘥短折曰

天未名曰昏此言相繼而成

今又喪我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一二

父兄懼隊宗主私族於謀而立長親

杜私族謀立親之長者

寡君

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實剝亂是吾何知焉

國君大臣於卿大夫廢立

之故而不知何以爲國子產無辭矣

諺曰無過亂門民有兵亂猶憚過之

而況敢知天之所亂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敢

知其誰實知之平邱之會

杜在十年

君尋舊盟曰無或失

職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卽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

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爲

對得有體

辭客幣而報其使

杜遣人報晉使

晉人舍之

凌穉隆曰立嗣重事也况叔爲之後爲不順乎子產

秉國之政乃弗能止以致大國之問對客之辭氣誠壯矣亦烏用是爲哉

魏禧曰不因晉人之問而改立絲以遂其惡乞之志不歸權於晉人是矣大夫立嗣不由執政而執政聽其所爲可乎子產後來作事亦多不滿人意處

楚城州來

楚人城州來。沈尹戌

恤杜莊王曾孫葉公諸梁父也

曰。楚人必敗。

杜十年

吳滅州來。今楚城而取之。

昔吳滅州來。子旗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

民。今亦如之。

林今亦未撫吾民

而城州來以挑吳。能無敗乎。侍

者曰。王施舍不倦。息民五年。可謂撫之矣。戌曰。吾聞撫

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樂其性。而無寇讎。今宮

室無量。民人日駭。勞罷歿轉。

杜遷徙也

忘寢與食。非撫之也。

杜傳言平王所以不能霸

魏禧曰。由戌之言。則平王之撫民。但不能出師。以有

事中國耳

鄭龍鬪

鄭大水

杜凡平原出水為大水

龍鬪於時門

杜鄭城門之外

有

于乾反

淵

國人請為榮

為命反

焉子產弗許曰我鬪

龍不我覲

杜見

也

也龍鬪我獨何覲焉讓之則彼其室也

杜淵龍之室

吾無求

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也

杜傳言子產之知

穆文熙曰孟浪之談足解眾惑

楚殺伍奢伍員奔吳

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自以爲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問伍奢伍奢對曰君一過杜納建妻多矣何信於讒禧按有道彼已信讒而怒之矣又讒王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切其隱事是惡火而助之薪也奮揚殺大子魏世倣曰晉獻公烝夷姜而生申生衛宣公烝齊姜而生汲子納汲妻而生壽楚平納建妻而信讒使殺建三國之君身履禽獸之行敗倫亂紀天故不欲其終有賢子於是使之自相殘賊以亂亡其家國嗚呼人亦何未至林奮揚尚而使遣之杜先爲而爲三國之君乎未至城父而使遣之杜先大子去知其冤也○禧按爲三月大子建奔宋魏世子人臣當如此使人遣之尤妙失五音一

不幸而遭大故身死而免父於惡死之可也不然則有道以處此晉申生衛壽汲宋痤漢戾太子皆非義而楚建之禍有類於衛汲建能潔身以去不至以殺子成父名獨其聞難奔宋之後至於君父之際漠然無聞所謂獨善其身者亦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已以至王有未盡道處

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

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也杜才不能苟貳奉初以還

不忍後命故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已此高允對道武

純經揚語參權特此王曰汝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

權亦聖人所不廢王曰汝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

召而不來是再奸也逃無所入魏禮曰一味老實王曰

歸從政如他日

通

亦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

盍以免其父名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為患。主使召之曰。

來吾免而父。魏禮曰子來免父殊非情理與狐突子來則免之說情大不同無極之奸豈不料其

說之難行蓋料其子仁雖知見給亦必來耳然無極能料尚不能料員棠君尚謂其弟員

曰爾適吳我將歸歟吾知不逮。杜自以知我能歟爾能

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為戮不可以莫

之報也。奔歟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擇任而往知也。

杜員任知歟不辟勇也。杜尚父不可棄。杜俱去名不可

廢。杜俱歟爾其勉之。相從為愈。棠君此言可謂仁至義

速觀其自度度人皆得其所知孰大焉伍尚歸奢聞員不

馬員之報楚尚定之矣知孰大焉

來曰楚君大夫其盱食乎楚人皆殺之員如吳言伐楚

之利於州于杜公子光曰是宗為戮杜而欲反

也杜復其讎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余姑為之求士

而鄙以待之乃見鮒設諸吳深心彭士望曰入焉而耕

於鄙妙用與石碯乃老同且光事不成

魏世倣曰晉將亂而殺申生楚將覆而殺子建獻公

平王之罪也而申生之歾里克殺之子建之亡伍奢

實速之何者里克三旬不出不力爭以成驪姬之謀

奢雖異是而不明於諫君之術則一晉獻昏懦楚平

忍狠忍狠者固非盛氣力争所能回昏懦者又非吳
言婉容所可悟里克不中立而強諫力争則申生不
廢若夫楚平取子婦而不恥殺無罪之太子而不憫
悍然無所顧畏然奮揚違命以遣太子猶且婉辭而
不罪故知楚平者可以吳入而不可以激怒者也子
嘗謂奢能用里克微言以規楚平克能如伍奢猛烈
之氣以逆折晉獻必將兩有所濟而惜乎其反是吾
故曰里克伍奢者申生建之罪人也嗟夫里克之心
私而怯伍奢之心忠而猛忠猛者固不失爲賢臣而

持之或偏足以殺身而債事奢之所以殺身者忠猛之過也其後子員以強諫而見殺於吳猶是故也嗚呼其亦可悲矣夫

彭家屏曰平王使奮揚殺太子建奮揚縱之將及罪矣而能以直言免且令從政如他日是平王猶能納善有可牖之機也奮揚于此即宜力辯太子之無他而繼之以泣政古人納約自牖之義而乃不言何也夫無極之譖太子也謂其與伍奢將以城父叛也謂齊晉交輔之也謂其事已集也今伍奢就執太子出

奔則建奢無叛心可知矣城父之人猶執奮揚以至
則城父之人無叛心可知矣太子不奔齊晉而奔宋
則齊晉未嘗輔之可知矣若已集也何難稱兵拒命
而聞命即奔則事之未集可知矣以此致辯王必悟
而悔之其全楚多矣奮揚坐失事機隱而不言何其
知于前而愚于後也若伍奢者乃無極証以同叛之
人雖言不信其無責也夫

衛齊豹之亂

衛公孟縶

杜靈公兄

狎

杜輕也

齊豹

杜齊惡之子

奪之司寇與

鄆

杜豹邑

有役則反之

杜縶足不良故有征役則以官邑還豹使之無則取之

杜若無征役則取其邑

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公子朝通

於襄夫人宣姜

杜靈公嫡母

宣姜之淫如此

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

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

杜薦

也達為驂乘焉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

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于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

不吾遠也

杜言子借我以善

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

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真情語人不肯道雖有仲尼之言吾猶取之今聞難

而逃是僭子也。杜言不信子行事乎吾將歿之以周終竟猶

也事子而歸歿於公孟其可也丙辰衛侯在平壽。杜衛下邑

公孟有事於蓋獲門。杜郭之門外也齊子氏帷於門外

杜齊豹之家設惟於蓋獲門外若今看位而伏甲焉使祝鼃寘戈於車薪

以當門。杜要其前也使一乘從公孟以出。杜亦如前車寘使

華齊御公孟宗魯驂乘及閔中。杜閔曲齊氏用戈擊公

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魯是一戈而斷宗

孟之肩也皆殺之公聞亂乘驅自閔門。杜衛城門入慶比

字文法極鍊

御公。公南楚。驂乘。使華寅乘貳車。杜公及公宮。鴻駟騅。

駟乘於公。杜鴻駟騅復就公載寶以出。褚師子申遇公。

於馬路之衢。遂從。杜公出。過齊氏。使華寅肉袒執蓋以當。

其闕。杜肉袒示不敢與齊氏爭執蓋蔽公齊氏射公中。

南楚之背。公遂出。寅閉郭門。杜不欲令踰。杜踰而從公

公如歿鳥。杜衛析朱鉏。宵從竇出。徒行從公。齊侯使公。

孫青聘于衛。既出。聞衛亂。使請所聘。公曰。猶在竟內。則。

衛君也。杜言衛侯猶乃將事焉。杜行遂從諸歿鳥。請將。

事。辭曰。亡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莽。吾子無所辱君。

命賓

林即公孫青

曰寡君命下臣於朝曰阿下執事

杜阿比也命已

使比衛臣下

臣不敢貳主人曰君若惠顧先君之好照臨敝

邑鎮撫其社稷則有宗祧在

杜言受聘當在宗廟

乃止衛侯固請

見之

杜欲與青相見

不獲命以其良馬見

杜以為相見之禮

為未致使

故也

杜未致使故不敢以客禮見

衛侯以為乘馬

杜喜其敬已故責其物

賓將

擷

杜請夜行

主人辭曰亡人之憂不可以及吾子草莽之中

不足以辱從者敢辭賓曰寡君之下臣君之牧圉也若

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臣懼不免於戾請以除

杜請助夜行以除成罪

親執鐸終夕與於燎

杜設火燎以備守

齊氏之宰

渠子召北宮子。

杜北宮喜也。渠子召之同叛。

北宮氏之宰。

此宰義而敏有石碣。

之才惜其名不傳。

不與聞。謀殺渠子。遂伐齊氏。滅之。丁巳晦。公

入。與北宮喜盟于彭水之上。

杜喜本與齊氏同謀。故公先與喜盟。

秋七月。

戊午朔。遂盟國人。八月辛亥。公子朝、褚師圃、子玉霄、子

高魴。

杜皆齊氏黨。

出奔晉。閏月戊辰。殺宣姜。

杜與朝通謀。故

衛侯賜

北宮喜謚曰貞子。

杜滅齊氏故。○禧按北宮喜有賞。其宰無聞。喜可謂蔽賢而忘本者。賜

析朱鉏謚曰成子。

杜以霄從公。

而以齊氏之墓予之。

杜皆未成而賜

謚及墓田傳終而言之。

衛侯告寧于齊。且言子石。

杜即公孫青言其有禮。齊

侯將飲酒。徧賜大夫。曰：「二三子之教也。」

杜喜青敬衛侯故。功歸於二三

子之苑何忌杜齊辭曰與於青之賞必及於其罰杜言

有罪亦當杜言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在羣臣臣

敢貪君賜以干先王杜言受賜則琴張杜孔子弟子聞

宗魯歿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杜言

所以為盜孟縶所以見賊皆由宗魯○凌穉隆女何弔

曰仲尼言宗魯是豹畜養之盜縶見殺之賊也

焉君子不食姦杜知其祿是食姦也杜許豹行事

不為利疚於回杜去是身病于邪杜不以回待人杜聽豹為亂

而不諫是以不益不義杜世微曰知其為亂而不

禮杜以二心事

紮是非禮

彭家屏曰按史記周公太公開嗣王業建功于牧野終將葬乃制謚周禮春官之屬小喪賜謚小史卿大夫之喪賜謚讀誄所謂謚者乃備列生前行迹作謚以美之雖君之有加于臣亦蓋棺論定之義郊特牲所謂歿而謚是也前此無有生而賜謚者矣生而賜謚非禮也况北宮喜與齊豹同爲謀亂之人衛侯返國既不能明正其罪已爲失刑而又謚曰貞子是君誣其臣也吁瀆典甚矣

晏子論祝詛和同

齊侯疥

戒

遂疔

失廉反杜瘡疾林疥當作瘡字之誤因瘡變為瘡疾也

杜瘡疾林疥當作瘡

期而不瘳

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

杜多在齊

梁邱據與裔款

杜二子齊嬖大夫

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為諸

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

祝固。史嚚以辭賓

彭士望曰祝史必有嫌於據款借事除之

公說

說得

告晏

子

幸有此

晏子曰。日宋之盟

杜日往日也宋盟在襄二十七年○以他事入亦諷諫亦

據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

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

其祝史不祈

杜家無猜疑之事故

建以語康王康王曰

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

杜文襄靈成景

以爲諸侯主也

忽佳

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

稱是語何故

孫應鰲曰晏子述屈建康王之言而

對曰

若有德之君

妙

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

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

所以蕃社老壽者爲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

遇淫君

妙

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

匹亦

違從欲厭

私高臺浹池撞鐘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以成其違

不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非度。無所還顧。杜猶忌。不思謗

謔。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

也。杜以實白神其益也。杜掩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

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

以天昏孤疾者。為暴君使也。其言僭嫚於鬼神。公曰。然

則若之何。極言而不對曰。不可為也。杜非誅祝山林之

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侯

守之。海之鹽蜃。市軫反祈望守之。杜衡鹿舟鮫虞侯祈望

之利。不與民共。龜曰薪細曰蒸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偏介之關。暴征其

私杜介隔也迫近國都之關言邊鄙既入服承嗣大夫

位杜世強易其賄布常無藝杜言布政徵斂無度宮室日

更淫樂不違杜去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偕令

於鄙杜詐為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林嬖寵臣妾縱其

求不給則杜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反又有益也詛亦有

損聊攝杜齊以東姑尤杜齊以西其為人也多矣雖其

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論妙君若欲誅於祝史脩德而

後可杜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杜偁介去禁杜山澤薄斂

已責杜除道十二月齊侯田于沛杜澤名言疾愈行獵

責也

沛當是修招虞人以弓不進張氏曰虞人守官義不敢

政得力義而得天下不為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

一不義也是以孔子取之

之心也是以孔子取之

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

故不敢進林禮孤鄉建旃故以旃招大夫詩翹翹車乘

人掌田獵故以我弓故以弓招士諸侯服皮冠杜君招

皮冠招虞人

之常也非物不君子韙之杜韙是也齊侯至自田晏子侍於

進官之制也

遄反市專臺名子猶杜梁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

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

曰異士望曰本說味作喻却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

又八君臣正義一段

和同三

二

以烹魚肉。燂杜章善反也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

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林味和則君臣亦

然。杜亦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

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

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士望曰。本說君臣却又引

五聲用聲亦如味一句渡脉令人不既戒既平。杜詩頌

見聲味兩喻平敘之跡最為高渾無言時靡有爭

其政。如羹敬戒且平。杜總大

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段帶入五聲古人兩也。以平其心。

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林樂須氣以動二體。杜舞者

故氣居第一

三類杜雅頌風四物杜雜用四方五聲六律杜陽聲為律陰

月七音杜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也周武王伐紂自午

七同其數以凡七日王因此數合之以聲昭之故以

律和其聲八風林東方曰明庶風東南曰清風又名融風

曰景風又名凱風西南曰涼風西方曰廣漠風九歌林九功之歌

也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以相成也杜言

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

者合然後相清濁大小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

成為和樂出入周也杜密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

和故詩曰德音不瑕杜幽風言心平今據不然君所謂

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

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此與論

大有發明處。○士望曰。前面俱說和字。此却出同字。正面又夾入聲味二喻。以一句結之。文字工巧精嚴妙乃

至飲酒樂。公曰。古而無。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

。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杜少暉氏始居此

地。季荊仕則反。杜虞夏諸侯代爽鳩氏者因之。有逢伯陵杜殷諸侯姜姓因之。

蒲姑氏杜殷周之間因之。而後大公因之。古若無。爽

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

子產論寬猛

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也。杜輕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大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九符。澤。杜于澤。中取人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杜按此言其流弊所至。非謂。先自居於弊而後救之也。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

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綏。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道。和之至也。及于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禧按遺愛謂有古者愛人之遺風舊註非○為火烈之論而謂之遺愛聖賢之論愛者如是

彭家屏曰。臯陶之美舜曰。御衆以寬。舜之命契曰。敬敷五教。在寬。寬則人民和樂。政事順成。此為政之本。先王之要道也。然寬之所不可。則裁之以義。故又曰。

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即猛之意也然其本末之間則有辨矣聖人云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爲政者不可不察也○猛以佐寬之所不可及故曰濟如堯舜之世不虐無告罰弗及嗣寬也誅放四凶分背三苗猛也眚災肆赦寬也怙終賊刑猛也戒之用休寬也董之用威猛也周禮刑新國用輕典寬也刑亂國用重典猛也蓋因時因人因事因地酌量以取中非謂行寬政之後必有流弊而以猛救之也寬本無弊寬而至于民慢用寬者之過不可以是誣先王之道爲

有弊也俗吏誤認此篇之旨謂寬將有弊激而操切自用以蚩蚩之氓嘗其火氣求治于敲撲之下報最于督責之間豈父母斯民之道乎其弊也民怨事闕卒亦不理吁是亦不善學者之過也○寬猛皆一時事只因物付物寬嚴得中耳非一時用寬一時又用猛也譬如煮物須水火調濟非一時用水一時又用火也若時水時火則失物性矣傳中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讀者須善會之蓋一向寬猶可言也一向猛則此一時也民已不

勝其殘矣殘民豈爲上者所忍言乎是不可不辨也
○傳言聖人云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濟字極有斟酌
子產云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莫如二
字便有畸重猛一邊意又曰水懦民狎而翫之火烈
民望而畏之更是英分霸氣遂爲後世酷吏之所藉
口大抵鄭俗敝民翫子產爲政用猛處居多生其國
行其政而性情學問遂移于此故將歿之頃僅以是
爲子太叔告也吁其于先王之道有未盡乎

宋華氏之亂

宋華費遂生華軀

勅居反

華多僚華登軀為少司馬多僚

為御士

杜公御士

與軀相惡乃譖諸公曰軀將納亡人

杜華亥等

亟言之公曰司馬

杜謂費遂

以吾故亡其良子

杜謂華登前年奔吳

歿

亡有命吾不可以再亡之對曰君若愛司馬則如亡

杜則

當亡走他國

歿如可逃何遠之有

杜言亡可逃歿勿慮其遠以恐動公也

公懼

使侍人召司馬之侍人宜僚飲之酒而使告司馬

杜使逐軀

司馬歎曰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能殺吾又不歿抑

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軀

何不白于公而殺多僚乎○穆文熙曰

司馬自知多僚為讒不能殺反與宋公謀逐驅激成仇殺之變則司馬不能逃其罪矣將使田孟

諸而遣之公飲之酒厚酬之賜及從者司馬亦如之杜

如公張句杜尤之杜怪賜曰必有故使子皮杜即承

宜僚以劍而訊之宜僚盡以告杜告欲因張句欲殺多

僚子皮曰司馬老矣登之謂甚杜言登亡傷吾又重之

不如亡也可五月丙申子皮將見司馬而行則遇多僚

御司馬而朝張句不勝其怒此怒不可少遂與子皮曰任鄭

翩杜任翩亦殺多僚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殺之而歸

句有性氣不學無術壬寅華向入樂大心豐愆華犍坑皆杜御諸

橫杜地

華氏居廬門

杜宋東城南門

以南里叛。六月庚午，宋城

舊廬

杜脩舊廬之故城

及桑林

杜宋城門

之門而守之。冬十月，華登

以吳師救華氏

杜登前年奔吳

齊烏枝鳴戌宋

杜齊大夫助宋戌守

廚人

濮

杜宋廚邑大夫

曰：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

衰

林先事而掩人者，奪其心志也。後事而勝人者，待其衰竭也。

盍及其勞且未定也。

伐諸若入而固，則華氏眾矣。

彭士望曰：外援至有分之使，不得合者，有使之合聚。

而鐵之者，總看自己兵，悔無及也。從之。丙寅，齊師宋師

敗吳師于鴻口，獲其二帥。公子苦雒

古含反

偃州員

云杜俱吳

大華登帥其餘

杜餘師

以敗宋師

林宋師恃勝故登復敗之

公欲出

杜出

奔廚人漢曰吾小人可藉成杜可借而杜不能送亡杜出

亡語血君請待之杜請君待復乃徇曰揚徽杜也杜者公

徒也廚人漢忠智衆從之林衆從其言皆公自揚門杜睢

陽正見之杜見國下而巡之曰國亡君死二三子之取

也豈專孤之罪也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成理亦一

齊致成莫如去備杜長兵也○士望曰非齊致成必不

惡之斬纜項羽之破彼多兵矣請皆用劍從之華氏北

復即之廚人漢以裳裹首林以下衣而荷以走曰得華

登矣林詐言已得華登之首以奪其心遂敗華氏於新

○林詐言已得華登之首以奪其心後之用此法以破敵者多矣

里

杜華氏所取邑

翟僂

力主反

新

杜公臣

居於新里既戰說

他活反甲

於公而歸

杜居華氏地而助公戰

華姓

他口反族故助

杜華氏

居於公里

亦如之

杜言古之為軍不告小忿

十一月癸未公子城

杜城

以前年奔晉今還救宋

以晉師至曹翰胡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衛

公子朝救宋丙戌與華氏戰于赭

者

邱

杜宋地

鄭翩願為

鶴其御願為驚

杜鶴驚皆陣名

子祿

杜向宜公臣

御公子城莊董

杜謹

公為右千隼御呂封人

杜呂邑封疆之官

華豹張句

杜隼呂豹句俱華氏

黨為右相遇城還華豹曰城也城怒而反之

杜怒其呼已反還戰

將注

杜傳失也

豹則關

杜古環反引弓

矣曰平公

杜城之父

之靈尚輔相

余豹射出其間杜出子城將注則又關矣曰不狎杜更

鄙林城謂豹曰若不與我更射則汝為鄙夫○穆文熙曰不狎鄙言彼此不更相射則鄙人也故豹止不射

而以射之杜豹止城射之殪杜豹張句抽矢杜長

在車而下射之折股扶伏而擊之折軫林城射張句折

折城車軫又射之殪杜句干雙請一矢林豹車御求城

曰余言汝於君杜欲對曰不殪伍乘林同乘共伍殪則

其二已軍之大刑也千刑而從子君焉用之子速諸乃

射之士望曰此矢終不應殪杜犇大敗華氏圍諸南里

華亥搏膺而呼見華軀曰吾為樂氏矣杜晉樂盈還入

作亂而殪襄二

十三 年 軻曰子無我廷。杜求枉反不幸而後亡。使華登如楚

乞師。華軻以車十五乘。徒七十人。犯師而出。杜犯公師

食於睢上。哭而送之。乃復入。杜八楚遠越帥師將逆華

氏。大宰犯諫曰。諸侯唯宋事其君。今又爭國。釋君而臣

是助。無乃不可乎。王曰。而告我也。後既許之矣。杜為明

出奔楚傳二十二年春。楚遠越使告於宋。林越前年帥師救

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為君憂無寧以為宗羞。寡君

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於父兄。以為君憂。拜

命之辱。抑君臣日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

曰唯亂門之無過林兵亂之家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

衷以獎亂人亢蔽也謂無蔽護孤之望也唯君圖之楚

人患之杜患宋以諸侯之戍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歿

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為楚功其亦

無能為也已杜華氏不能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因

請出之宋人從之已已宋華亥向寧華定華貜華登皇

奄傷省臧士平出奔楚宋公使公孫忌為大司馬邊印

杜平公為大司徒樂祁杜于罕孫為司城仲幾杜仲為

左師樂大心為右師樂輓晚杜子為大司寇以靖國人

社終梓慎之言
三年而後弭

魯取邾師

邾人城翼杜邾邑還將自離姑杜邾邑從離姑則公孫鉏

杜邾大夫曰魯將御我此一說也欲自武城還循山而南杜至武城而還

依山南行不欲過武城徐鉏邱弱茅地杜三子曰道下遇雨將不

出是不歸也此亦一說也用謀者將安從乎主循山南

地或權其顯而急者則寧遂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杜

循山南以幸不雨亦可也邾師過之乃推而蹙

前道斷其後之木而弗殊杜絕邾師過之乃推而蹙

之杜林蹙仆也及邾師既過斷木之地乃推斷木而蹙仆

國是故君遂取邾師獲鉏弱地邾人愬於晉晉人來討

叔孫婍如晉晉人執之書曰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婍言

使人也晉人使與邾大夫坐杜曲直叔孫曰列國之卿當

小國之君固周制也杜在禮卿得會伯子邾又夷也杜邾

雜東夷之風寡君之命介子服回杜魯大夫為在請使當之

林當邾大夫不敢廢周制故也乃不果坐韓宣子使邾人聚

其衆將以叔孫與之杜與邾叔孫聞之去衆與兵邾人

叔孫反去衆與兵最妙使臣賢能者每如此遇强暴者

亦當如此段秀實詣郭曖軍只一老卒羸馬皆是此一

派作畧然胃中須先辦而朝杜以身成士彌牟杜士謂韓

宣子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其讎叔孫必成之魯亡

叔孫必亡邾杜必滅邾邾君亡國將焉歸杜時邾君在晉子雖

悔之何及勸得所謂盟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用盟

主杜聽邾衆取叔孫是乃弗與朱氏曰姑豹之子也公

與共國事坐制彊臣杜使各居一館杜分別叔士伯聽

其辭不知叔孫何辭而愬諸宣子乃皆執之杜二子辭

伯愬而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邾館以如吏杜欲使

叔孫之先歸邾子士伯曰以芻蕘之難從者之病林從

難得芻將館子於都杜別都叔孫旦而立期焉杜立待

旦至旦乃館諸箕舍子服昭伯於他邑杜別范獻子求

為期

貨於叔孫使請冠焉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

杜既

送作冠模法又進二冠以與之倘若不解其意為叔孫故申豐以貨如晉叔孫

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

杜留申豐不使得出

人之與叔孫居於箕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

之食之

杜示不愛○穆文熙曰叔孫不肯行貨其叔孫節可配乃父若犬不與又殺之不亦甚乎叔孫

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墻屋

杜葺補治也○雖去之如小節亦人情所難

始至

杜而不以當去而有所毀壞

二十四年春晉士彌牟逆叔孫於箕

杜將禮而歸之

叔孫使梁其趯

戶定反杜叔家臣也

待於門內曰余左

顧而歎

苦代反逆氣聲

乃殺之

杜疑士伯來殺已故謀殺之

右顧而笑乃

止。林於此敘出後便省文。○穆文熙曰：叔孫門內之謀甚左，晉為盟主而已，為囚虜乃欲於顧盼之間而我亦未能。叔孫見士伯，士伯曰：寡君以為盟主之故，是以久子。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吾子。叔孫受禮而歸。

傳遜曰：邾莒之難一也，叔孫父子守正不屈，然豹遇趙孟則以賢聞而免戮，媿遇韓范則危困而幾殆，可以見晉政之污隆矣。

吳敗楚于州來

吳人伐州來。楚遠越帥師。

杜令尹以疾從戎。故遠越攝其事。

及諸侯之

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

杜即令尹。

卒。楚師燿子潛

反杜吳楚之間謂火滅為燿軍之重主喪亡故其軍人無復氣勢。

吳公子光曰。諸侯從

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

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

鬻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歾。其師燿。帥賤杜越

非正

多寵。

杜軍多寵人。

政令不壹。

杜不壹于越。

七國同役而不同。

心。杜楚頓胡沈蔡。

陳許。最忌。

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

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

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

陳整旅林請在軍之前行者去其戰備薄其威嚴示之以不整而誘之也在軍之後列者敦厚陳法整

齊行列待之以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杜七月二

兵忌晦戰擊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杜因徒

楚所不意以示不整○兵法甚三國爭之吳為三軍以繫於後杜此

奇然春秋時所熟用杜吳光帥右掩餘杜壽夢帥左吳

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

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成矣

師。謀。而。從。之。

謀素報反。○朱序破苻堅正是此道。

三國

杜許蔡頌

奔。楚。師。大。奔。

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鬻。君。臣。之。辭。也。

杜國君社

稷之主與宗廟共其存亡。故稱滅大夫輕故曰獲。

不言戰。楚未陳也。

楚子常城郢

楚囊瓦

杜子囊孫子常也

爲令尹城郢

以井反杜楚用子囊遺言已築郢城今畏吳復

增修以自固

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

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

杜政卑損

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

鄰諸侯卑守在四竟慎其四竟結其四援

杜結四鄰之國以爲援助

民狎其野三務成功

杜春夏秋三時之務

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

語過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于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

能無亡乎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

杜在僖十八年

民棄其上

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場脩其土田險其走集

杜走集邊竟之壘壁

親其民。明其伍候。

杜使民有部伍相為候望

信其鄰國。慎其官守。

守其交禮。

杜交接之禮

不僭不貪。不懦不耆。

杜強也

完其守備。

以待不虞。又何畏矣。

有遠畧有實用之言

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

德。無亦監乎。若教蚡冒。至於武文。

杜四君皆楚先君之賢者

土不過

同。

杜方百里為一圻。同言未滿一圻。

慎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數圻。

杜方千里

圻為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

凌穉隆曰。按前子囊遺言。城郢。君子謂之忠。此囊瓦

城郢而戍。以為必亡者。何居。蓋共王當楚盛時。子囊

思城其國。都是防患於預。有謀國之深思焉。今郢既

城矣而瓦以畏吳之故增修其城是忽於遠圖而自保不遑者也

子大叔言周難

三月庚戌晉侯使士景伯涖問周故

杜就問子朝敬王之曲直士伯

立于乾

干祭側界反

而問於介

杜大也

衆晉人乃辭王子朝

不納其使

杜衆言子朝曲故

鄭伯如晉子大叔相見范獻子獻

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

人亦有言曰螻

杜力之反寡婦

不恤其緯

杜織者常若緯少寡婦所宜憂

而憂

宗周之隕爲將及焉

杜恐禍及已

今王室實蠢蠢

動擾貌

杜

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

圖之詩曰錡之罄矣惟罍

雷之取

杜詩小雅蓼莪篇錡小罍大皆酒器罄盡

也餅資於壘若餅整則壘為無餘故恥之以喻王
室衰微依恃在晉而無力以助之是為晉之恥王
室

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林范鞅恐諸侯以義責已而與宣子杜韓

圖之乃徵會於諸侯期於明年杜為明年會黃父傳冬十月癸酉

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於河杜禱河求福甲戌津人得諸河

上杜珪自陰不佞杜敬王以溫人南侵杜晉以溫兵助

拘得玉者取其玉將賣之則為石林王變王定而獻之

林及敬王定位石又變與之東訾子斯反杜喜得

玉故不佞獻珪於王

楚亡二邑

楚子爲舟師以畧

杜行也

吳疆

杜行吳界將侵之

沈尹戌曰此行

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

杜召也

之。吳踵

楚。

杜躡楚踵跡

而疆場無備。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犴

五旦反

勞王於豫章之汭

杜水曲

越公子倉歸王乘舟

杜歸遺也

倉及

壽夢

杜越大夫

帥師從王。王及圍陽

杜楚地

而還。吳人踵楚而

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

此在矣。王壹動而亡二姓之帥

杜鍾離守巢守

幾如是而不

及郢。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

杜林大雅桑柔篇厲惡階道梗病也

其王

之謂乎。杜為定四年
吳入郢傳

左傳經世鈔卷十九 終